

玄覽堂叢書

第三十九冊

乞修河道以便轉運事

嘉靖元年參月拾玖日巡視通倉監

向信題臣竊惟

京儲仰藉於漕運漕運寔利於修河但修復之
計不難於言而難於行該部奉行不難於題
覆而難於責效故晉之時富平津河橋久議
不決至杜預始成武帝臨會舉杯勸杜預曰
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當時
以為美談今

聖明御極百度壹新其過晉遠甚在庭諸臣顯顯

昂昂非無杜預其儔也然今年曰修河明年

曰修河自成化年間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

李裕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薛為學等題正德

元年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正德

陸年又該管閘主事鄺珩題拾壹年又該工

科給事中翟讚題又該前提督漕運都御史

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然事屢議而竟無成

功言雖切而無補轉運是果智不及乎抑亦

因循推移而無心於必成乎臣不可得而知
也臣謂創修者固難為力修復者亦易為功
今通州至京城通流等捌閘其間閘石見存
無事於添派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
任無事於添設即今水勢瀰漫無事於疏濬
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
者多以權勢之家有礙地土不利於行繼以
圖利之徒有妨生理不便於已閘又多以包
用閘夫占恡不發動以勞民傷財為說中間

執見不定動為所惑隨時乾沒誰復究心寧
使有用之水而置之無用之地寧忍輓運之
苦而不圖水運之安寧使脚價之費而不惜
運軍運官虧欠之苦可勝惜哉臣於接管卷
內查得都察院劄付壹起為修復河道以便
轉運京儲事又該巡按監察御史秦鉞題續
該工部尚書李鐸等覆奏奉

聖旨是著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管剛主事從
長勘處停當來說欽此未幾叅將王佐以裁革

去御史秦鉞以事滿代事竟不聞舉行該部
不聞復議是亦前日修河之說也臣巡視通
倉竊見今秋糧運又到即今不行預處臨期
何濟轉運前此之議者首事之初曰築伍壩
築必傷財臣愚以為不必築也曰置戕水閘
置必勞民臣愚以為不必置也曰各壩起蓋
房屋蓋必重傷財力臣愚以為不必蓋也但
以各閘口下每閘查有版不足者或有版不
堪者就於各抽分局內查取見在版木或添

伍柴塊則水可深伍柴尺加捌玖塊則水可

深捌玖尺水大漫則流而不壅水小竭則聚

而不洩每開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剥船伍陸

拾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壹

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定以閘口編以班次

其各船合用布袋貳參百條令其自備其合

用脚夫俱在臨期斟酌責令船頭給價雇覓

務米至倉而後袋可給必米足數而後人可

回輪番裝載以次挑運事無大小悉聽叅將

王佐隨宜區處其原僉謂夫止令閘官督率
守閘加減版木隄防水勢中間若有假託勢
要名色行使別項船隻阻占閘口包攬船袋
侵奪財物等項聽科道官及叅將王佐等舉
劾重治行之既久勢若偪利至於築壩蓋房
等項方議舉行亦不難處又果天晴不雨道
無泥濘船價脚價畧相等分聽其自便水陸
並進尤為全妙臣查得正德拾伍年春夏間
叅將王佐催督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

下灣泊運入通倉就省脚價銀壹萬餘兩

臣

謂今日若果由此轉運則壹年所省不知幾

拾萬兩

臣

又查得近年營建大木工部侍郎

趙璜曾將大木入河直抵大通橋滔滔無阻

節力甚多叅將王佐亦曾親臨閘口小試利

船屢試屢利畧無窒礙此明效大驗人所共

知况今趙璜見任工部事猶未遠叅將王佐

見蒙取回輕車熟路又其所長此誠壹大機

會也亦

國家之利運官運軍之幸也失此不為無復可
為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

勅下貳臣并管理河道官各殫心力各竭智能務
要克期就緒毋徒再付空言其添版造船製
袋覓脚等項悉聽該部從長區處覆

奏但在有裨漕運不妨有拂權豪則屢

朝議之而不定者今日始定屢

朝議之而不行者今日始行抑亦

通志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新政之壹事京儲之遠猷其節軍之力節軍之財
國家之利莫大矣

碑記

改修應豐石牒記

宋聚

牒於字為閉城門具或曰以版有所蔽近代
水監官廚之以時蓄泄因水行舟世祖皇帝
至元貳拾有貳年前昭文館大學士知大夫
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利奏昌平之
白浮村導神山泉西山水合馬眼泉諸水為
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過通州
抵高麗莊之牒為里貳百視地形創為牒附

岸壁及底皆用木凡貳拾肆慶豐其壹也後
貳拾年當至大肆年諸牖寢腐宰相請以石
易為萬世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
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准有司以次第舉
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遂役都水少監王
溫臣率其屬分督程作董役士卒暨工木金
石之工集有伍百伍拾輸木萬章鐵以鈞計
凡捌百有竒石材叁阡貳百甓甃灰葉他物
每筭築其縱長百貳拾尺叁分長之貳為衡

廣高貳丈濶容貳丈貳尺經始於是年冬月
之望粵陸月拾伍日告成繩規中度完好緻
密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顏述是
役之為日久近棟之喬卑長廣靡費物料幾
何創始改作之緒及工之勤利之美求職以
文子復之曰此世祖開物成務羣策畢舉也
仁廟克成先烈措注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
也臣下莫不奉行惟謹此事理之著者也記
是誠宜然予疑是棟之始命名為役與創始

之歲果豐歟或示微意於後世歟惜莫可得
而知何也牖非事游觀蓋經營國計民俯仰
以給者猶必待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抑果作
於豐年則後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
徒費章章矣因其役併原其名是為記

中書右丞相領都水監政績碑

歐陽玄

中書右丞相定住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
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
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
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賓佐共其實蹟請于
翰林歐陽玄文其事于石以貽後世玄曰丞
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務
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而紀述乎

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
世祖皇帝至元貳拾捌年之辛卯丞相完澤
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為慮甚周為制甚
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

眼等諸泉潄為柒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
積水潭又東並宮墻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
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潄水之陽南會白
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貳百里是為通惠河
置閘貳拾有肆跨諸閘之上通京師內外經

行之道置橋百伍拾有陸閘以制蓄泄橋以
惠往來乃即運糧提舉司車戶阡肆百伍拾
有壹隸監專治其事閘與橋初置以木仁宗
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閘戶
學為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壹閘工
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為常約
歲若干諸閘皆石壹切工役取具閘戶不擾
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
年有司擅以閘戶抑配配各驛以給驛至元

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
丞相以聞有旨復還郭士英若干戶餘州縣
之侵軼闢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
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
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
將入海也衡漳貫之溯漳西南涉瀛博之埜
南至於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
盡豫兗青徐肆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
江而止貳河相通其為水利博矣有若京城

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壺蟻穴之
漏則橫潰莫制守堤吏與閘戶晝夜分番邏
視不贍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
之修閘戶之復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
述乎玄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為
澤虞在成周為川衡西漢太常太司農少府
內使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
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
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伍水衡

以伍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為大
舟卿宇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
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壹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
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同判
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
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就司其政以充用
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祿
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

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
同年而語者矣且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
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
都洛陽大梁亦不迴濬洛入汴淪汝蔡入淮
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
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
粟歲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
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
淮河而至道會通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

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貳河沂沿南北物
貨或入或出偏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
崙西南水入海者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閩
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流求日本東
至參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竒產航海而
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
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
臣領之乎昔者舜舉拾陸相共治海內禹治
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皆嘗司之然

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歟玄
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
名乃祖乃父參世宿位逮事列聖篤於忠貞
數從王師戰金捌鄰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
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踵之揚
歷臺閣參拾餘年清慎如壹熟知國家典章
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
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焉來求文以紀其蹟
者都水堊素達邇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尔

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刺贊
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祁師道云系以

詩曰

國治水官象天玄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
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壹並牧捌荒
乃據析津廼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其流
東濬白浮遵彼西山即是天漢流畢昂間
西挹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
東溟天池若為我漕給我漕輓徑達宸居

河濟滌江陳若指掌我鑿貳渠利盡穹壤
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
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
昔命閘戶習煨習礪捷木膠堊各程其藝
循甲及壹諸徧徧械歲壹修閘衆藝羣來
制水有閘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啓閘有常
夫何閘戶俾役驛旣是求善書遠掣之肘
相君入告閘戶內復每歲鳩功羣匠來族
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

通志卷一
九
彼水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津五官皆神
相為股肱水利寔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
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淵渟安靜整暇
維相君力底柱龍門捍彼衝貴國之樊垣
有力斯定有量斯定燠調雍容歲不溢乾
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
世皇濬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
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彼哲輔專美於前
陸府參事治先乎水玖敘惟歌作者太史

太史作歌載以龜趺

通州設有五節衙門二其一曰廠乃倉庫

分司專以督餉大理倉更以備軍餉其所

由米以食其一為節水分司則嘉靖七年

為備趙忠河節設忠特置節中一員以領

其節例以三為代奉一節中一員以領

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

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

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節中一員以領

通惠河志卷下終
清江先生
教惟歌作者太史

工部都水分司題名記

通州設有工部衙門二其一曰廠乃營繕
分司專以督脩大運倉庾以儲軍餉其所
由來久矣其一為都水分司則嘉靖七年
為脩通惠河而設也特置郎中一員以領
其事例以三年為代奉

勅行事職主通惠河兼管天津一帶漕運河道
凡閘壩之脩營堤岸之培護水道之疏濬
咸屬攸司聽得隨宜從事而軍衛有司事

涉河道者統受約束與營繕分司雖所職
不同要之均為漕運計也嘉靖辛亥余以
制回籍家居明年壬子夏四月都水正郎
姚江王君惟中來督河道事一日謁余而
請曰都水分司之設於今二十有四年矣
前後司事者若干人徃徃得代而去而無
所記名今求之則已識忘相半矣所幸年
未甚久而案牘間有可稽舊吏故役亦有
存而有記憶者公餘校之積案叅之舊人

得前此司事者十有三人及今不為題其
名籍父之皆將淪沒而無所於考矣茲將
序其姓名註其任履附以科貫勒之石以
豎於廳事之左用昭既往俟方來也惟公
其記之余曾叨二司空且與王君有夙雅
義不能以不文辭也嘗觀孔子有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夫文以事具也
獻以名存也匪名無以考獻匪獻無以徵

文則文獻乃有國者之不可缺而後世題

名之制實因以義起者正以備一官之文

獻以存徵也古者史失且求之野而况建

有衙署置有官屬行有文檄事事其間者

乃若逆旅過客往而莫知其名後有考其

事者將孰從而徵之且事體關乎軍國建

白起於臺章議擬博之廷論而裁定斷自

宸衷雖一方之經營實天下之大計秉史筆者

所必諮也題名惡可已乎是役也關中何

君伯直實經始也費省功倍人至於今思
之方議生祠以報功德可使久而聞乎後
相繼事者亦多名流時彥度時若功各有
樹立均之不可沒其名也然何君首事百
務控惚題名之事固有不遑為者相繼者
可為也而向未之為王君來此視事甫一
月耳而乃即為之古人所謂事一職而不
肯苟然為者則其重名義而慎所舉動可
占矣他日見其題名者將曰某君若官能

職若職也某幹若事能建若功也而不然者亦將指其名而議之然則題名所係大矣哉余重王君請乃為是以復之若河道修建之顛末衙署隸行之事宜則備載通惠河志茲不必贅也是為記

嘉靖壬子仲秋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郡人潞橋楊行中撰

重修開河記

國家漕運京儲由裏河自真棧直抵張家灣入
京先是元人郭守敬建議開通惠河其水之
源委出入元歐陽玄詳記備載政績碑可考
也然歲久浸廢於是百數十年來糧運抵灣
由陸運六十里始達于京師官軍告備愆公家
失利而憑勢射利之徒坐得膏潤嘉靖丁亥
肅皇帝始用御史吳仲議循守敬故蹟修復開河
於是舍陸從舟歲漕四百萬石皆自灣由開

入京省費不貲公私大便但地勢有高下迄
今歲月既久不無沙衝水擊之患歐陽玄所
謂勢若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司水
衡者誠不可不隨時修濬而預為之防也我
皇上御極之二年軫念漕渠重務期在得人遂
勅使水部郎中崔君來督通惠河事先是御史蔣
君樸有重修開河之議既得

俞旨會郎中呂君藿繼至以改部入未及舉行崔
君視事之洽旬即遍歷開壩見開口開底河

身堤岸公署勢漸湮圮乃所至下車徒步諦
觀之又進各役詳詰之毅然曰事無不自因
循以至大壞極救者茲吾水司事也責也而
可他諉耶乃悉如御史蔣君議遂消吉興工
檄州衛屬之才官分董程作而君往來稽覈
度材審勢孰應滄淺以通派孰應布椿以護
堤孰應治底以培基孰應更新孰應葺舊罔
不一一為之殫慮經理期垂永逸人役諸見
役之衆金取諸庫貯之羨木石取諸廠積之

材不二月而竣事於是自都城以南曰大通
橋曰慶豐半津上下晉濟通流五閘曰石壩
曰土壩昔之湮者通疎者密圯者振陋者飭
費有經莫之靡也成雖速莫之擾也役雖衆
莫之懟也水政聿修歲漕不滯

國儲大計甚利賴焉噫君可謂無忝於督漕之
寄者矣然閘河創修於元尋廢於後而必待
於今日何哉蓋天下無治法有治人當時人
不皆守敬則狃於恬嬉者罔任勞巧於避嫌

者罔任事視官如傳舍然仍救因陋以迄於
湮勢固爾也而吳君仲之功非任事如君者
其孰成之然則天下事豈惟創始者之難而
守成者亦未易歟予祇役通州與君共事常
督儲五閘之間始見其救旋觀其新曾日月
之幾何而先後改觀乃爾事之成於果斷而
廢於因循也其然哉是舉也顧募夫匠共五
萬四千有奇工價料銀共二千四百兩有奇
經始於本年三月初二日至四月十八日告

成崔君山東濱州人癸丑進士孔昕其名賜
谷其別號云

隆慶戊辰孟秋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金堂夢竹蔣凌

漢撰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臣吳仲

謹

奏為紀

聖政以摭愚蓋事臣嘗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
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填胸雖臣亦不能以自
信也節奉

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
議修復皆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
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

運軍士疲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大
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
恤若奸豪之人恐妨已利故為騰謗阻撓聽緝
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
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為奸豪射利之徒所
阻今閘壩具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
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壹應
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

皇
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
具奏定奪務要同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
違拗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壹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既而時方肆月費纔染
千而舳艫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
還堵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

聖政之奇偉壹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曰禹之決

江水也民聚丸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
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
慮舉始而可與樂成功史起決漳水以灌鄰
田鄰民大怨欲籍之起不敢出而避之使他
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弗
為變故中主以啣啣也止善賢主以啣啣也
立功斯河之舉也若非

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道無成漕

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邇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日遠人非無所於考跼伏舟次掇拾此河事跡編成壹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

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

賜清覽

勅下內閣看詳增撰序文仍

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鈔梓用紀

中興

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避嫌隱默復冒昧為

陛下陳之臣嘗奉

命究運邊儲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壹
奸細為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
廩而肆燒燬

京師可以坐困所謂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

聖諭
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廩
天啟
近年都御史汪鋹亦曾議包築通州于城內
臣愚實與相同仍乞

勅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鋹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
同廷臣從長議處先儘京倉空廩次於大通
橋督儲館後將逐年扣省脚價蓋造水次廩
座并搬剥船脚之費凡遇大運未到及空閒
之日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
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

為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
官吏夫役壹無所紛更裁革於其間彼既不
失其利而我實未嘗無不利也機貴可乘慮
當及遠遭遇

聖明千載寧時不可不預為之所而苟且因循於
目前也區區壹得之愚實有未盡不知忌諱

再犯

天威下情無任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火館采入會典仍着工

部刊行奏內並恐行事宜該部還會議停當來說
欽此

嘉清

拾日